

人物行踪

1 易中天：
发新书自称“公鸡中的战斗机”

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16卷近450万字的《易中天文集》，近日在北京举行了首发，包括法学家贺卫方、经济学家茅于斌、历史学家资中筠、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等几十位学术界知名人士都赶来为易中天捧场，成了国内学术思想界的一次大聚会。未到场的作家李承鹏发来祝贺视频，李承鹏在视频中对易中天说，“你是一个没有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不纯粹的人，没学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所以这套书应该叫《易中天人集》，肯定都是有人味的文章；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会挺你，做你的僚机”。易中天打趣回应道：“感谢你做我的僚机，我们都是公鸡中的战斗机。”

请学者上台与易中天对话，也是首发式上一大看点。比如与秦晖评说“自己和易中天一样是学术上的土匪”，张鸣评价自己和易中天都是资深学术流寇，在学术上到处乱窜，“我们都是有底线的反动派。”听完赞誉，易中天坦言，他的作品有软肋也有硬伤。收入文集的作品，除了再版重印改过的错误，其他未能纠正的则采用加注的方式来改正。“不要说是著作，就连我的人生又何尝没有‘错别字’？这样算下来，不错的大约就只有那点理想和追求了。”

2 赵忠祥
借古董办私人“文化会所”

今年已69岁的赵忠祥，就在北京创办了一个私人“文化会所”。会所隐身于北京三环路十里河桥的“亚洲饮食城”东侧的一个僻静小区，附近是北京古玩艺术品藏品市场。整个会所共有四层，总面积大约有1200平方米，布置得极为典雅、古朴，墙角的音响里，不时传来赵忠祥主持《动物世界》的声音。

一楼会客厅，摆放着黄花梨木大柜，椅子是硬木家具，墙上贴有赵忠祥从事播音主持五十年来的珍贵照片，会所后面有一个十多平方米的小花园，竹叶摇曳，绿树成荫。

二楼不仅是赵忠祥的书房，房内四宝齐全，还有赵忠祥收藏的各种艺术品。二楼的墙上，还挂着赵忠祥的“驴”、“牛”等多幅书画作品。二楼还有收藏室，里面有各种珍奇古玩、陶瓷、书法等。二楼另一个房间，是赵忠祥练习书法的大书房。正面墙上，挂有好友范曾特别题赠给赵忠祥的大型书法作品：“世上知音君最重，诗坛流韵我称雄”，十分吸引眼球。

三楼是摄影室，还有各类陶器、古玩。一张大型古木雕刻明清时代的睡床，摆放在中间，让人欣赏，回味无穷。四楼是会议中心，硬木桌椅、茶具一应俱全。

赵忠祥对记者说，这是与几个朋友合伙开的会所，有人出家具，有人出古玩，有人出场地，这个会所的古玩、古董，全是从北京的文化名人、收藏界朋友那搬来的，他就是一个文化展览馆的召集人。目前，还没有给会所取好名字。

3 孙穗芳
辛亥百年捐赠百座孙中山像

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孙中山孙女孙穗芳决定在世界各地捐赠100座孙中山先生铜像，以弘扬孙中山先生革命精神。近日，年届76岁高龄的孙穗芳来到中山先生的安息之城南京，向南京大学捐赠孙中山先生铜像，并参加其所著中山先生传记《我的祖父孙中山》修订版的首发式。

据悉，孙穗芳之所以选择向南京大学捐赠中山铜像，这不仅因为南京大学是江苏省的最高学府，也是南京大学与孙中山先生、与孙穗芳女士都颇有渊源的缘故。孙穗芳女士考证认为，坐落在南京大学南园北门东侧、松林楼对面的“中山楼”，是“祖父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之官邸”，也就是中山先生的故居。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孙穗芳说，当天揭幕的孙中山铜像是她捐赠的第41尊。接下来，她打算向南京市逸仙小学捐赠一尊。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她个人出资铸造了100座孙中山先生铜像，将选择世界各地的大中小学，进行捐赠。孙穗芳说，从去年3月3日到到泰国中华会馆为第一个铜像揭幕，今年内至少要完成80尊铜像的揭幕。据了解，这些铜像统一在北京铸造，共分为3种，一种是半身像，另两种是全身像，手捧“三民主义”书籍，或手持拐杖。一尊铜像加上铜底座造价近2万美元。为了筹款，她除了平时很节俭外，还不惜卖掉了美国夏威夷郊外的别墅。

(本栏由深圳商报记者赵玉整理 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印度知名梵文学家、国家最高学术荣誉奖——莲花奖获得者夏斯特利来深做学术交流

深圳商报记者

王光明

夏斯特利：中国梵文研究现状让我惊讶

深圳商报记者

王光明

夏斯特利（Satya Vrat Shastri）先生，堪称当代印度最知名的梵文学家。“他是印度的季羡林，在梵学研究领域取得了非凡的学术地位，值得采访”。5月20日，深圳大学印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郁龙余教授向记者介绍说，2010年，经过11位评委一致通过，夏斯特利获得印度国家最高学术荣誉奖——莲花奖。该奖项相当于印度的诺贝尔奖，印度总统亲自颁发证书、奖章及约1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夏斯特利今年81岁，5月9日首次访问中国。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了10天的学术访问交流之后，5月19日、20日在深圳大学进行学术交流。“中国梵学研究非常出色，同德国、英国等梵学研究大国相比毫不逊色”，他反复向记者强调说。

夏斯特利为人非常谦和，笃实敦厚。他告诉记者，自己虽然已经是四度同堂，但潜心梵学研究七十余年未变。郁龙余介绍说，夏斯特利先生博学精深，在印度乃至整个国际梵文学术界，享有崇高威望与影响。

研究印度国学“梵学”七十年
给王子和公主授奖

梵文是古代印度通行的文化语言，意思是文雅的语言，和比较接近各地方口语的种种“俗语”相区别。

梵文中包括早期的吠陀语和后起的规范化的梵语。从古至今印度用梵文创作的大量文学作品，但在12世纪以后梵文古典文学逐渐衰落，重要作品很少；到近几百年间，各种地方语言的新文学兴起，已经取代了梵语文学的地位。但梵文作为印度的“古代汉语”对印度宗教、历史、哲学、文化等领域的影响非常大，梵学属于印度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印度的国学。

夏斯特利出生于德里一个书香人家。他的父亲精通梵文。在他父亲的影响下，夏斯特利5岁开始学习梵语，到十一岁时，他已经陆续使用梵语创作了许多诗歌并出版成册。夏斯特利告诉记者：“编辑刚收到一个孩子写的梵语诗歌时非常惊讶，但他们非常宽容，照样子予以发表。”在那个年代，印度已经有24种主要流行方言，使用梵语的人其实并不多。但是，许多方言他虽然没有学习过，但仍然可以听懂并理解。因为，梵语是许多方言的基础。

夏斯特利桃李满天下，曾任印度梵文大学校长、德里大学梵文系主任、尼赫鲁大学荣誉梵文教授。他的学生有不少是王子和公主，其中包括泰国诗琳通公主。他一生翻译、研究著作数十种，誉满天下，印度和许多国家给他颁发75个奖。2010年，在印度出版的英文版著作《生活的传奇》专门记录他的传奇人生授徒、著作、获奖。

在退休多年之后，夏斯特利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梵学研究。在印度首都德里市中心，他宽大的庭院里“隐藏”着印度最大的私人图书馆之一，收藏着两万余册梵学相关书籍，不少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孤本。夏斯特利说，经常有来自全世界的研究者和学生上门求教、探讨，“我会接待好每个人”。

中国古代大部分佛经译自梵文
民间学者与印度来往密切超出想象

记者向夏斯特利询问，梵文是已经基本不再使用的古言，为什么国际学术界研究梵文的热情还那么高？

夏斯特利表示，梵文是古代印度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之一，不了解梵文，古印度文明就是被切割的文明，“因此，梵文同传统文化、现代文明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夏斯特利说，梵学的影响当然并不局限于印度。历史上，作为文明古国的印度，对外宗教文化交流非常活跃，中国古代大部分佛教经典都是由梵文翻译过来的。因此，学习、使用、翻译梵文的人数非常多，中国成为印度之外最大的梵文大国。当然，梵学的影响后来也扩展到了英国、德国、美国等地。

夏斯特利说，通过研究梵文，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历史知识。他举例说，他在一本千年的梵文著作中发现，古代印度皇室的专用旗帜，竟然是使用中国丝绸制作出来的，说明中印两国的经济往来早就非常密切了。古梵文著作还记载过，中国民间学者经常去印度学习、取经，来往之密切超过我们当代人的想象。明朝中期，明朝皇帝甚至派

▶ 夏斯特利
深圳商报记者
王光明 图



▲ 夏斯特利获
得印度国家最高学
术荣誉奖——莲花
奖。(资料图片)

大使到印度北方地区深入交流。古代印度发达的哲学、宗教和历史知识，许多在现代印度已无史料可查，但我们在中国的佛教经典中却可以找到痕迹。因为，很多佛教经典当年都是由梵文直接翻译过去的。中国古代出过法显、玄奘、义净等众多梵文大师，翻译了汗牛充栋的佛经；现代则有季羡林、金克木、徐梵澄、黄宝生、段晴等杰出梵文学者，翻译了《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奥义书》等大量文学经典。

对中国梵文研究现状很惊讶
渴望推动中印文化交流

在中国十几天访问期间，夏斯特利说他“非常激动”，不仅仅是他终于实现了盼望已久的中国之行，中国学者在梵文研究领域的成就也让他很吃惊。

记者了解到，很多印度学者限于语言解读能力，更由于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作祟，长期在梵文和西方文化之间进行比较研究较多，而在梵文和中国传统民族文化领域的比较研究较少。二十世纪后期，印度的梵文研究国际化趋势明显起来，中国学者如黄宝生、郁龙余等人在中印诗学比较等领域取得的成就也令人瞩目，另外一种文明或文化视角的加入，实际上大大推动了国际梵文研究在学术上了一个新台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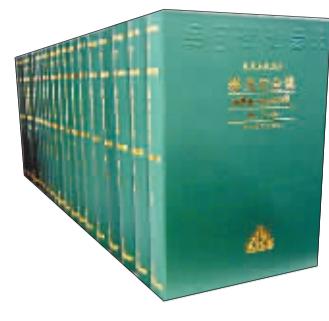
实际上，中国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梵学研究与陈寅恪、吴宓、汤用彤、许地山等自欧美留学归来的学者的积极尝试与倡导密不可分。不过，就现代学科建制而言，梵学研究学科的成立应以1946年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设立为始。这一年，季羡林自德国留学归来，担任该系教授与系主任。不久，接受过印度传统梵学教育的金克木也调入东语系，与季羡林一起成为新中国梵学学科的创建者。经过几十年曲折发展，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深圳大学等学术机构在梵学研究以及人才培养方面取得很大成绩。

夏斯特利说，他非常荣幸在北京大学有机会认识王维、段晴教授等著名学者，并给从事梵文学习和研究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亲自上课，“我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轻人热爱梵文，收获非常大。我不用跟梵语与他们对话，最有意思的是，我用梵语唱歌给他们听，而学校方面还专门录音保存下来。”

夏斯特利非常热情地表示，探究学问是他永远的追求，但他最渴望的还是积极推动中印文化交流。“我非常愿意把中国《诗经》译成梵文和印地语，我也很支持黄宝生等中国学者尽快编一本《梵语汉语词典》，因为这些工作太伟大、太有意义了。我一定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刘安武：
沿着季羡林先生的足迹前行

深圳商报驻京记者
田沐文 图



◀ 刘安武、倪培耕、白开元三人主译的《泰戈尔全集》(全24卷)

今年是泰戈尔诞辰150年。在泰戈尔150年纪念大会上，记者见到了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的北京大学刘安武教授。刘教授已过八旬，一身素衣布裤，他是中国的印度印地语文学翻译、研究的首席专家。印度文学研究在中国，始于梵语文学，季羡林、金克木两先生是掌门人。但中国印度印地语文学的翻译、研究，则始于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一大批翻译家和研究者。而这其中，翻译数量最多、研究成果最丰、影响最大的，是刘安武先生。1992年，他和季羡林先生主编了一百一十四万字的《东方文学辞典》一书，1995年，他又以第一副主编的身份和季羡林合编了《东方文学史》。至今，这部《东方文学史》仍是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中最权威、最系统、最全面的一部。

将泰戈尔戏剧推向新高度

中国喜爱泰戈尔的读者很多，很多读者知道刘安武先生是因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二十四卷本的《泰戈尔全集》，这是迄今国内出版的最大规模、号称最全的泰戈尔作品集。刘先生是三个主编中的一位。

刘先生1930年7月生于湖南省常德县，1951年春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学习，1954年赴印度留学，就读于德里大学、贝拿勒斯大学，先后系统学习了中国文学、印度文学和西方文学。1958年夏回到中国在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任教。他翻译印度近现代文学的视域极为广阔，包括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剧本、诗歌、文学史和理论批评等方面，其中尤以短篇小说和剧本成就最突出。

刘老翻译的剧本都是印度伟大的作家、思想家泰戈尔的作品。泰戈尔是东方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文豪，也是近百年来在中国译介作品最多的几个外国作家之一。早在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50年代80至90年代就曾形成数译介其作品的高潮。但是直至2000年8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刘安武、倪培耕、白开元三人主译的《泰戈尔全集》，终于将泰戈尔作品的翻译进行了总结式收集，这其中三分之二是第一次译介给中国读者的。在这部长达24卷，近一千万字的《泰戈尔全集》的编辑出版过程中，刘先生不仅对已有的译作进行了仔细的校正与修改，而且新译了不少剧本。《泰戈尔全集》中，四卷本《泰戈尔剧作集》是唯一一套泰戈尔剧作的中文版选集。有学者认为，他将泰戈尔戏剧的翻译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对此美誉，刘老在采访中却谦虚地说：“我觉得对泰戈尔的作品绝谈不上有什么研究，虽然我到印度生活过一段时间，但我也不敢说自己能完全体会泰戈尔诗歌的含义。泰戈尔的诗歌有些非常高深，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很难进入他诗歌的核心。”他说绝大多数读者从泰戈尔作品中感受到的只是一种朦胧的美。

《泰戈尔全集》共二十四卷，刘老笑着说，他相信国内大概没有看完泰戈尔全部作品的人，他们三位主编，也是一人看了三分之二。“严格来说，我觉得‘全集’有点夸张，只翻译收录了泰戈尔百分之九十的作品。”刘老很认真地说：“好在我们这个也是过渡版本，真正由孟加拉语译出的泰戈尔作品全集已经开始启动，在不久的将来就要面世了！”

中国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精神魅力

刘老翻译的短篇小说主要是在印度现代文学史上有“小王”美誉的普列姆昌德。他对印度这位伟大的、天才的小说家情有独钟，先后翻译出版了他的四种短篇小说集。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还在印度留学期间，阅读最多的就是普列姆昌德的作品，并逐渐喜欢上他的小说，总觉得他在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相对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而言，更接近中国人，更能引起人们的思想共鸣。1982年6月，他率先译出普列姆昌德的第一部短篇小说译文集，《以新婚》为书名，1983年5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就又出版了刘安武译出的普列姆昌德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如意树》。刘老先后又译出普列姆昌德短篇小说共5部短篇。

深圳大学郁龙余教授是刘老的学生，他告诉记者：前几年，他得知刘先生的儿子突然英年早逝，便赶去北大看望刘老。当她赶到刘先生在北京大学中关园的家属宿舍，看到十几年未曾改变的简朴和陈旧的家具中，刘老显得非常憔悴。他和先生说了半天家常话，也不敢提起那些伤心的话题，先生也明知他的来意，并不破，表现出一种常人难有的、处乱不惊的安详与平和。许多年过去了，郁教授想起这一幕，便会想起从前他去朗润园，季羡林先生、金克木先生、汤一介先生等寓所向疑教的时光，说在他们身上，他除了感受到博大精深的知识学问，更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精神魅力。而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在不断消失的精神瑰宝。

刘安武



中原地产 CENTALINE PROPERTY

深房金字(2011)002号

福田北区 罗湖东及莲塘盐田片区 宝中区 宝城 区 布吉龙岗中心城区 龙华坂田区 南山区 华侨城 福田南区 罗湖西区及白沙岭

8345885 25544223 29643366 27843088 84527366 28770966 26406133 26509899 83483799 82156199

13689582378 13713934596 13686482665 13603058608 150995104619 1380270042 13670038132 13713745337

568万 630万 400万 450万 1600万 140万 120万 100万 150万 120万

70万 70万 70万 70万 105万 105万 105万 105万 105万 105万

500万 650万 500万 500万 500万 500万 500万 500万 500万 500万

650万 600万 600万 600万 600万 600万 600万 600万 600万 600万

50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0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0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0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0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0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0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0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0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0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0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 550万